

“地炉茶鼎烹活火，四壁图书中有我。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窗外万里冰封，冷月惊寒，如此漫漫冬夜，最喜围着烈火作响的红泥小火炉，嗅着透窗的阵阵梅香，裹上毛毯细细读上一本旧书。

冬宜读何书？于我而言，年少最爱纸页泛黄的侠书，金庸古龙等大家的武侠名著也好，无名作家的武侠小说合集也罢，都让我在刀光剑影中寻得一丝江湖快意。要知道，西北的冬天漫雪封山，别说去赶集或者逛公园了，雪大时连小院都难出，于是少年人的旺盛精力只有在汪洋恣意的武侠天地中得以释放。拥着被子拉起夜灯，我在一个个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中情难自控，忽而望着结冰的窗花想象自己也有“壁虎游墙功”，又看着弥天的夜雪梦想着“仗剑走天涯”，就连月光下斑驳的檐角树影都让我幻想一出飞檐走壁的大戏。冬夜愈是无法出走，愈让人渴望着侠气如泓的远方江湖。

记得年少常读《雪山飞狐》，书虽已破烂不堪，我却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呼啸的风雪冬夜，我游走在玉碧峰下波澜壮阔的恩怨江湖，和胡、苗、范、田四大家族的百年恩仇里，如少女怀春般跟着大侠“雪

冬夜读侠兴味长

席 项



冬晨 李海波 摄

山飞狐”的脚步奔走，一次次为主人公的豪情侠义垂泪，又转瞬为危险的算计与斗杀捏紧汗湿的拳头。冷风从窗的缝隙吹进来，而我早已

走进悬念频频的江湖，也如大侠般戎马奔驰在峭壁，丝毫不惧扑面的风雪。除人木三分的人物故事外，金庸刻画了一个险峻壮阔的武侠天

地，雪山里的羽箭射雁，玉碧峰下的各怀鬼胎，群雄对峙的惊心动魄，让我一边心潮迭起，倾慕气概飞扬的江湖，一边在情景类似的风雪冬夜里肆意幻想，醉心于正义满满的侠气和大义凛然的豪情，仿佛自己终有一日也会仗剑天涯。

侠书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大侠，如《天龙八部》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，《笑傲江湖》里独步江湖的令狐冲等，使少年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得到极大满足。但我也爱名隐于世的老侠，这是相对主人公少侠而言的，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，高山上藏龙卧虎的老者也极有侠姿风韵。华山一代宗师风清扬，暮年却自当扫地僧；神剑仙猿穆人清，却一人一剑漫游江湖，与世无争。“到头这一身，难逃那一日……百岁光阴，七十者稀。急急流年，滔滔逝水。”我在金庸的《小曲小昭》里参透大侠暮年的心境，原来江湖的归途也是人生的终点。

“寒夜读书忘却眠，锦衾香尽炉无烟。”不知不觉间书已翻了大半，炉膛里的火也悄然熄灭，怪道冬夜渐冷。年少的我拉高棉被，哈欠打了一半，便枕着书沉沉睡去，梦里尽是兴味悠长的江湖。

最后一课

崔向珍

入冬以后，大雪小雪落了好几场了，我还是拿不定主意。每天晚上躺下来，我都没法让自己平静。夜一点点深了，有皎洁的月光或者素白的雪光透过木格窗，耀得屋子里亮堂堂的。一家人都睡着了，我却老是感觉身子底下有刺，扎得满身都疼。

我使劲地闭上眼睛，试着让自己睡去。可是翻来覆去的结果，是把身子底下的刺带到了心里，一些眼泪不自觉地涌出来。我蒙上被子，压抑着抽泣，不敢发出声音。一天又一天，我自己折腾着自己，每天早上照例出门上学，晚上回家照例认真写作业。

好不容易熬到了寒假，母亲不用去村小学替父亲上课了。她在给父亲抓药看病的同时，也能坐下来缝缝补补，算是休息。因为我也能帮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，心里又安稳了些，晚上睡觉也变得踏实多了。等到哥哥从外地放假回来，父亲的腰疾好像也好了很多，能够下地走动了。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母亲还是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们过了一个有白面饺子的新年。

美好的时光好像都是短暂的。新年的鞭炮味儿还没有散去，在城里读重点高中的哥哥开学了，我们也开学了。父亲强撑了二十来天，哥哥走后又卧床了。天气慢慢回暖，母亲开始家里、地里、村小学不停奔波，她已经忙到没有了自己。

每天放学回家，看着疲惫不堪的母亲，我又开始失眠了。身子底下的刺，心里的刺，扎得我坐卧不宁。我一次次暗下决心，明天不能再去上学了，要帮母亲干点活才是。可是早上起来，我还是舍不得我的书包，舍不得我的课本，舍不得

我的老师和同学们。就这样坚持了一周又一周。又到周末了，学校里来了一个卖作业本的。我的数学作业本两面都写满了，我狠了狠心，借了同学一角钱，买了两本作业本。

那个星期天，我几次想对母亲开口要一角钱，可是看着母亲黑瘦的面庞，我实在张不开嘴。那天夜里，我在炕上骨碌了一夜，偷偷地哭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对父亲母亲说不想去上学了，上学太累了。父亲和母亲听了都急了，问我是受欺负了，还是没钱买文具了，我说都不是，就是不想上学了。

刚辍学的那几天，我夜里做梦都是又去上学了，坐在教室里，乐呵呵地等着老师发卷子。班主任连着来叫了我三趟，说我成绩好，应该好好上学读书，将来考中专考大学，找个好工作。母亲哭了好几天，她说你初二还没有读完啊，你不能跟娘一样，娘读完了初中，没能上高中，现在才过得这么累，好孩子，你不能走娘的老路啊！

无论班主任和母亲怎样劝我，我也没有再回学校上学。我把包了书皮的那些课本，整整齐齐地装在书包里，有点空闲就拿出来读。我跟母亲说我虽然不上学了，但是我可以读书，可以读一辈子的书。

我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下地干活我带着书，进城打工时我带着书，风风雨雨几十年里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对母亲说的那些话。现在，我经常把我写的文章读给母亲听，也经常告诉母亲，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学校的考卷上又用了我的文章，母亲听了总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比我哥当年考入了山东大学的时候，还要开心许多。

铁匠何二

方诗生

何二是方圆百十里内数得着的铁匠好手，因为何二的铁匠活精细，讲究。所以，在那火红的年代里，来东坡岭找他的人络绎不绝。他那破旧的炉膛被火烧得很旺，但这只是30多年前的事。自从记事时起，何二的铁匠铺破落得摇摇欲坠。邻居们常常在东坡岭的小店里，看见何二斜靠在土砖砌成的柜台上，一只手端着一只黑色的小酒杯，一只手不停地向嘴里扔着花生米。那情形，似乎使人看到了当年的孔乙己。

我和何二就是在这家小店相识的。那时，他在小店喝酒，我们好奇地看着他，逢到他高兴时，何二会为我们买一把糖果。然后，哄着我喊他何二叔，慢慢地我和何二交上了朋友。这倒并不是何二糖果的作用。而是在我的眼里何二是位随和、可亲、从不发脾气的大哥哥。

由于何二太懒，他的铁匠铺和他的年龄一起衰老。何二无事可做，也不想做事，就连老婆也不想找。他独自逍遥：捕鱼、钓黄鳝、喝酒，从不务正业。但却有一个令人称道的爱好：爱听广播。缘由是学大寨时，广播上表扬过他义务为工地敲打了二百多把各式急需的锄头、铁锹等。从此，他不但爱听广播，还常常帮助维护线路。在他两间低矮潮湿、又脏又乱房间里，唯有一只舌黄喇叭干干净净。

何二爱护小喇叭犹如爱护自己的眼睛，在这期间，他还拿起那支记账的圆珠笔给广播站写过几次稿，只是从未听到过他写的是什么。于是，何二有点愤愤不平。在我开始懂事时，就听他说：这年头什么都要熟人，就连投稿也如此。我不相信他说的是事实。有一

次，邻居家失火，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火。我大胆给县广播站写了一篇表扬稿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稿件就播出了，其中还表扬了参与救火的何二。何二惊喜异常。他见到我就说，小小年纪，有出息、有作为，要我今后多写一些，为东坡岭的人争光。

何二的话我并未放在心上，不到两年，我就带着何二对我的期盼，跨进了军营。服役期间，我将身边许多好人好事写成稿件，投向报刊电台，并逐渐爱好上了文学。

有一天，正当我欲将一篇篇铅印稿寄向何二报喜时，收到家中一封来信，说何二在一次钓黄鳝时被蛇咬伤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临终前，家人从何二的桌上发现一封没有发出的信，是准备寄给我的。信中嘱咐我好好干，将来争取从写稿人，变成编稿人，他也好沾沾光。

如今，我坐在新闻单位的办公桌前，常常想起何二，想起这位故人，如果他得知我的一切，不知是否感到欣慰和安然？

